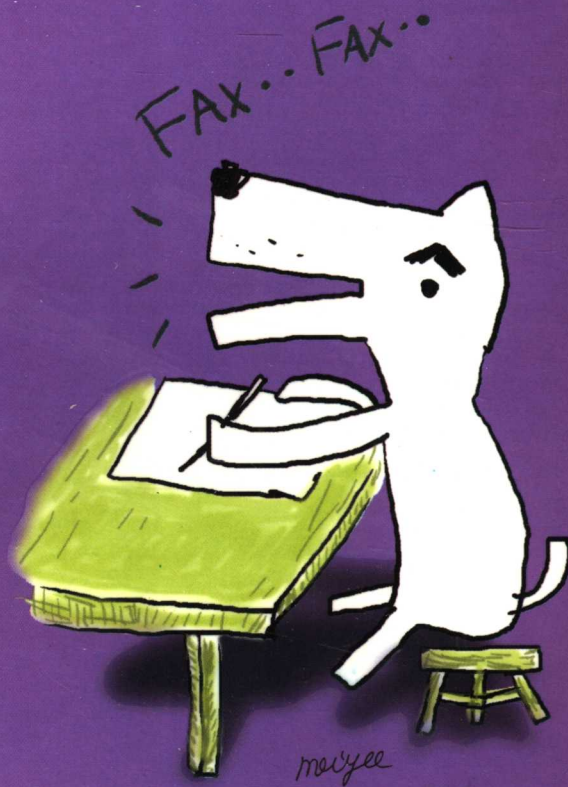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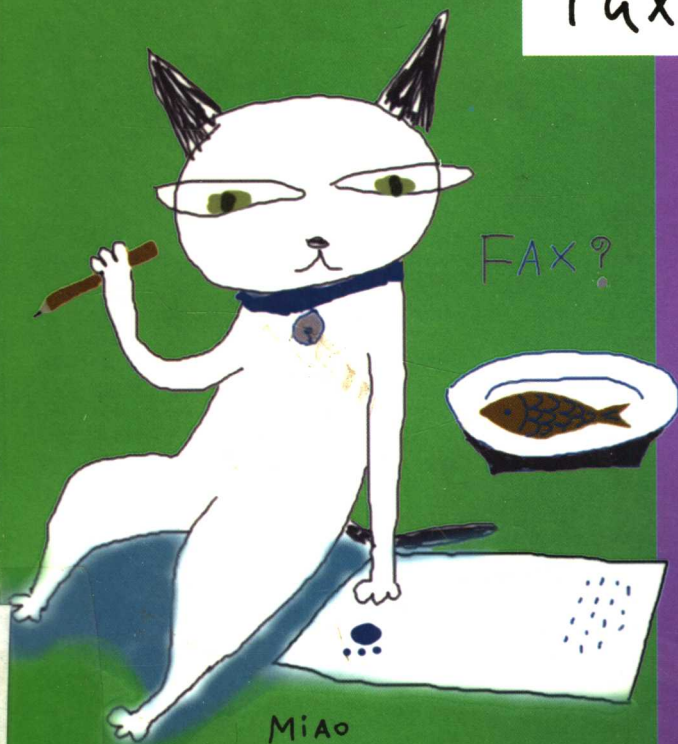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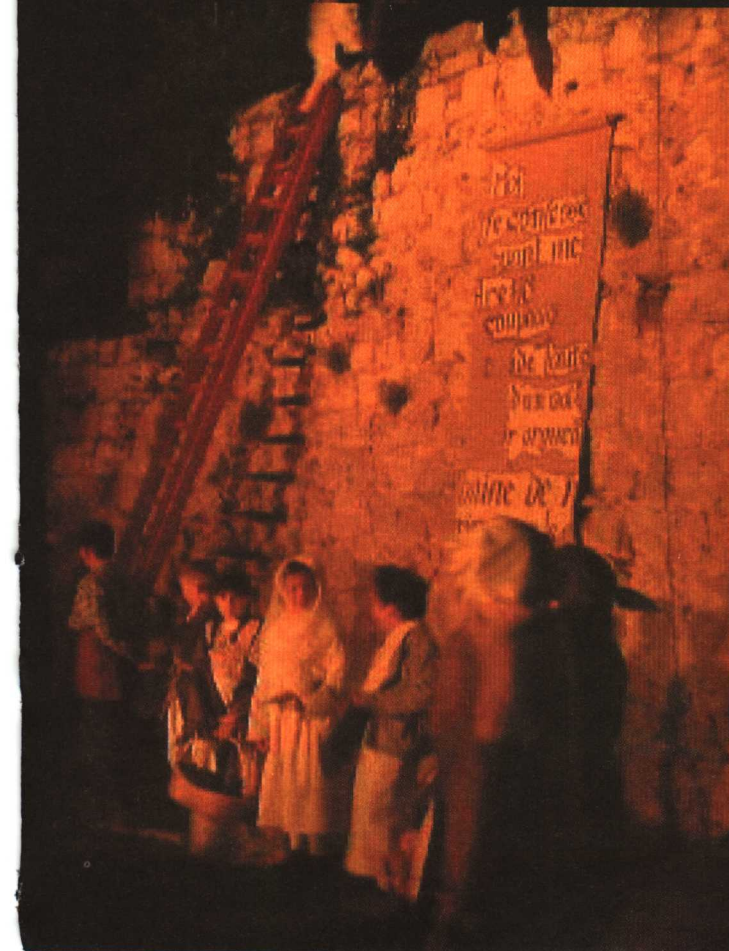


交换日记 ③

Fax Diaries



张妙如 ← → 徐玫怡





前言		01
36小时马不停蹄	1999/9/10	13
起伏的丘陵，蜿蜒的心情	1999/9/13	25
玫怡哭了！	1999/9/20	59
沉睡多年的语言潜力，她醒了	1999/9/28	87
害怕看菜单，害怕吞生肉	1999/10/6	113
这就是人生 C'est La Vie	1999/10/16	145
幸运项链果然幸运	1999/10/23	171
太空城里的急性子	1999/11/1	199
结语		228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6-2003-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换日记 ③/张妙如，徐玫怡合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4
ISBN 7-5382-6567-8

I.交… II.①张…②徐…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5819号

总策划：郝明义 俞晓群 刘国玉

本书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辽宁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只限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860毫米 1/16 字数：280千字 印张：15

印数：1-15 000册

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国际 成丽 责任校对：马慧 薛振威
封面设计：何萍萍 技术编辑：贾李苏

定价：24.00元

1999年7月

oui France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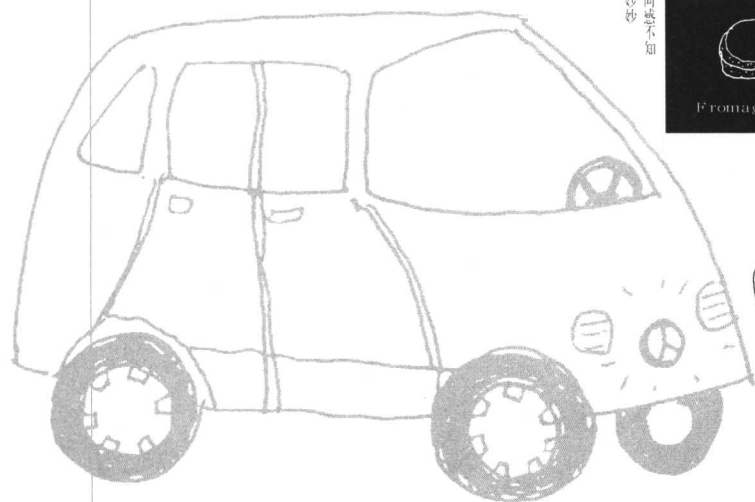


没有方向感不知
所措的妙妙

记不得，我们上
次去Toulouse租车
回AGEN，所以，
一定不是Toulouse
方向，走，就是
Bordeaux——



判断方式完全错
误的驾驶



Yes,
I know!



小声用中文



已失去耐性的miao.

267
3316
3

前言

郝明义

◎ 事情的开始，在1999年7月。

◎ 有一天晚上，May问我，可不可以想个计划，让张妙如（Miao）和徐玫怡（Meiyee）出国写一本书。我说好啊，那就请她们去南极一趟好了。不然，冰岛也可以。

◎ 我不是说笑。

有这个立即反应不是没有原因。

我自己想去南极，有段时间了。1999年年初，趁着假期在新西兰订机票，只因为当时天气不佳，飞机无法起飞而作罢。把自己的愿望反射到别人身上，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这几年看多了东京、纽约等等大都市的旅游写作，有点喘不过气。所以，想到作家要去国外，马上觉得南极、冰岛这种地方才有些清新的空气。

◎ 南极和冰岛，毕竟因为狂想的浓度太高，所以，最后为这次出走定下的目的地，是法国南部的亚玛邑（Armagnac）。

◎ 选亚玛邑，有些潜意识的理由。一直到三个月后，M&m要动身出发前的一个周末，我才抽空整理成文字，告诉了她们二位（后面会谈到的）。

另外，也有个表面意识的理由，也就是最初的理由。

大概三年前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喝到亚玛邑产的白兰地。醺人欲醉，口齿留香。之前只知道法国的干邑白兰地，而不知亚玛邑白兰地，深觉是一大憾事。何况，这个地方能产出这么动人的美酒，当然一定能发生些动人的故事。



趁着回忆中亚玛邑白兰地的酒意，我说，要去就得去住两个月。否则没有意思。要做就得把平面出版品和网站一起做起来，每天把日记、照片、声音传回来，我们来做个real time出版的尝试。

May很快地回答我：两位小姐已经征得她们先生的同意：No problem!! 至于每天上网嘛，只要不是即时转播她们的睡衣秀，也没问题。

◎ 如此这般，有一天May来告诉我，准备了三个月之后，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下个星期她们两位就要出发了。

临头的事情，和想象的事情，当然不一样。

我不由得再重新把这件事情想了一遍。May处理得很不错，食宿等等都安排妥当。好像没什么可以临阵改变的理由。

平常时间，我难以顾到大块的事情。所以，找了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May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欣赏了一番两位小姐新买的手提电脑，以及数码相机等等。然后和网站设计人员讨论了一番如何回传档案，如何在网站上让读者直接参与的设计。

第二件：由于张妙如和徐玫怡都不会说法文，介绍她们去见了促成这个计划的人士之一，也在台湾教法文教了二十年的Zyl（施兰芳），恶补了二十句左右的日常用语，看着徐玫怡做成小抄带在身上。

第三件：把潜意识里这个计划的目的及构想，请May整理出一个备忘录。

◎ 这个备忘录我是这样写的：

一、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

就客观环境来说：

未来，势必是个多元文化的未来。



我们可以更方便地探索其他文化，也更方便地回头思考自己的文化。

旅游，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

然而，今天的旅游，以及旅游的探索，许多只停留在Shopping探索的层次，或是走马看花的层次。

离多元文化的比较，以及探索，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就一个出版者来说，应该提供另一种阅读及思考的选择：

如果不是Shopping，如果不是走马看花，甚至也不是胸怀壮志的话，今天的我们，还可以如何透过旅游来探索其他的文化？

就主观环境来说：

我们有两位创作能源丰富的作家。两位兼具漫画家及文字写作者特质的作家。

她们观察这个世界以及生活的角度和方法，已经从《交换日记》知道了读者反应。

她们观察这个世界以及生活的角度和方法，还可以如何做进一步的拓展？



• 04

二、我们期望什么样的创作？

创作的精神：

不去观光团必去的大都市，不做那种四天三夜或七天六夜的走马看花，不抱着出国为血拼之本的目的，甚至，没有外语的能力，但不怕语言的隔阂，两个台湾的漫画家，会以什么样的角度来探索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

创作的重点：

Net时代的快速及便利vs.古老小镇的缓慢与悠然。

图像记录的活泼vs.文字随笔的深度。

东方文化vs.西方文化。

旅游vs.生活。

两个台湾的漫画家，会以什么样的角度来表现出以上这些互补又互相冲突的重要元素？

◎ 我清楚地记得她们两位看完备忘录之后的表情。

两位小姐都点点头之后，一向话比较多的玫怡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要去这里住两个月的原因了。”

我也记得当时我的心情：佩服。

佩服我们一直到作者要动身出发前几天的时间，才把构想整理清楚，告诉了作者。当然，更佩服她们两位小姐，没去过法国，不懂法文，不知道这个出版公司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答应了这两个月的冒险。

双方都非常符合adventure的精神。

◎ 她们是九月十日上的飞机。

就在行前最后一刻，我要May做了计划里的另一个调整：取消她们抵达亚玛邑之后的网上记者会计划。当然，也取消了每天上网提供睡衣秀以外的日记，和读者立即互动的计划。

亚玛邑的白兰地会那么香，一定和沉淀有关吧。

既然两位作者要去体会那么多元素之间的互补与冲突，沉淀思考应该比即时互动来得重要吧。

这个出版计划是一定要用网络呈现的。但是要延后。

延后归延后，我们倒是约好了十月下旬的时候，等法兰克福书展之后，我们从德国南下，她们从法国南部北上，大家在巴黎会合，见个面。

◎ 后来，May告诉我：她们平安抵达了。但是很不方便上网。

后来，May告诉我：她们住的地方有老鼠，住得很不快乐。她在继续安慰她们。

后来，May告诉我：她们想离开那个小镇了。

后来，May告诉我：她们离开了小镇，去了另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

我想：好可惜啊。离开那个小镇，这个计划也就走样了。不过，我失败过的计划也不只一件两件，就不要太勉强还在身历其境的两位小姐了。



然后，是九二一地震。

在那么多变动之中，这个计划，不论原始的期望还是后来的惋惜，都翻滚隐没到重重思绪之后。

◎ 十月匆匆。

四天的法兰克福书展带给我前所未有的疲累与折磨。

到了巴黎，情况没有好多少。大腿骨坐轮椅坐得磨破了不说，走路走得连手掌也被拐杖磨破了。坐立难安。

只想赶快见她们一面，不算爽约，就回台北休息。

然而没想到这个希望那么难达成。



• 06

◎ May和她们的联络出了问题，只约了在巴黎见面的日子，没约地点。我打电话去南部她们的住处，和电话那头的法国男人讲了半天才搞懂：“玫怡和妙如已经在今天早上去了巴黎。”我猜她们一定是用email告诉我们她们住哪里，但是她们不知道的是：从到了欧洲开始，我们的电脑根本连不上网。

打电话回台北，她们两位的家里都只有答录机。

我们注定要在巴黎见不到面了。

◎ 没什么希望的时候，人就会祈求奇迹。

所以，从那一天的午餐起，我出了餐厅门口，就跟May她们说：“这个时候啊，我转头向左看，一看就会看到张妙如和徐玫怡。”

香榭丽舍大道上的美女如潮，却没看到我们的两位美女。

白天没有。晚上没有。

最后一天，我们去卢浮宫。买了票，站在卢浮宫门前，我不由得再度讲一次：“这个时

候啊，我转头向左看，一看就会看到张妙如和徐玫怡。”

卢浮宫前的美女如潮，我一转头就看到了我们的两位美女。

M&m就那样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们听到了我的召唤。（至于她们到底是如何听到我的召唤，她们在书里有提到，我就不多说了。）

◎ 除了见到M&m之外，那实在是很糟的一天。

我还是很疲倦。

卢浮宫只看了青铜雕像的一个小角落。

游塞纳河的时候，在船上睡得昏昏沉沉。

甚至，晚上原来特别要人推荐了一家以海鲜拼盘著名的餐厅，也因为不想再舟车劳顿，而放弃寻香。

想就近找家餐厅吃吃，但是欲速则不达，一行人在冷风中越找越找不着，近乎迷路。

最后是靠着徐玫怡手里一本觅食指南，在马路转马路，巷子转巷子之后，一路带我们走进了一家餐厅。

必须要补充的是：玫怡那瘦瘦小小的身体一路忽隐忽现地引路的过程，让我体会到武侠小说里所谓的雀起鹊落是什么样的轻功。

◎ 可以说：那家餐厅有点怪异。

灯光昏昏暗暗的。明明餐厅里一个客人也没有，却只让我们坐最靠门口的两张桌子。

侍者是位面无表情的先生，不懂英文，没有笑容。我点了道菜，他说今天没有。立文点了道菜，他抬高了声调：“No, No, No!!”拼命挥手。大家猜出了他的意思：这是生的东西，你们一定吃不惯的。

我的火气差点没冒出来。如果不是顾虑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真想扔了菜单，去找那家



海鲜拼盘的餐厅。

在一片混乱当中，张妙如不发一语，一直带着微笑坐在那里，玫怡则多话一如往常，用她那仅有的几句法文不停地帮大家来回沟通，总算把菜点好。

随着红酒打开，面包上来，我逐渐意识到：她们两个已经两个月没有遇上会讲中文的人了。不过，她们是两位有礼貌的小姐，所以接下来，大致维持了以玫怡为主讲，妙如为辅助说明的演讲过程。

◎ 她们叙述了痛苦及挫折。

住的那栋房子如何孤立在杳无人烟的平野上，以及房子里的老鼠如何肆无忌惮。

如何租了辆奔驰车代步，别人开就没有问题，她们一开就有各种交响乐冒出来。

怎样花了七个小时开别人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到的地方。

聪明地想到用路边的牛来当认路的指标，却没想到牛是会走来走去。

徐玫怡怎样在滂沱大雨中号啕大哭。

后来的一天，张妙如又怎样也在一个特殊的机缘下大哭大笑。

◎ 她们也叙述了快乐及温暖。

第一次看到邻居出现一个“人类”的震惊与感动。

怎样认识了一群法国小镇上的“无业游民”。

学会怎样用面包屑把汤盘擦个干净。

学会怎样看重与朋友的约会，以及朋友赠送的礼物，那怕是一块枯掉的树枝。

学会怎样用卷烟器卷支香烟给朋友，也学会在比利牛斯山上看花。

学会怎样热情地“法式”拥抱。

她们的确很早就离开了小镇。但是离开之后，她们就立即开始怀念起那里，也发现接下来不论去哪里，她们的历程和故事还是以小镇为原点而展开的。



她们一直都在亚玛邑。

◎ 在玫怡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她用一本字典和一个老太太“交谈”了七个小时。

她说：“我好庆幸我们不懂法文，英文又这么烂。正因为我们的英文很烂，所以我们才会很仔细地聆听，比画，不想彼此误解对方任何一个地方。”

是啊，所谓文字障，语言障，不就是因为自恃文字和语言上的能力而出现的吗？

◎ 在妙如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她红晕着脸颊，告诉我们她虽然不像玫怡那么爱说话，会说话，但还是可以从一个拘谨的人，变成一个想拥抱别人的人。

“这次我回台湾以后，我一定要去找我父亲，告诉他一句三十多年我都没告诉他的话，我爱他。”她说。

◎ 她们因为这趟接近尾声的旅行已经改变了她们对生命的态度，表达了对我的感谢。

我，也表达了对她们的感谢。

1999年的这趟旅程会那么累，有一部分原因是当时我决定要离开另一个占据自己主要心力的公司。所以这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再来巴黎，我自己负担差旅费用，有点给自己一些休闲与整理空间的意思。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的优点，以及弱点，都在于不时出现的一些开天异想（不然我不会想到南极或冰岛）。这些异想，有时固然可以开出非常美妙的成果，但也经常带来许多苦涩的后果。

随着年岁的增长，近年来我努力学习深思，如何让自己的行动更稳健。逐渐地，我的规划和控制能力都在增强，但是，异想，也越来越少了。从某一方面来说，我很欣喜于自己的成长，但是，另一方面，一个隐忧总是挥之不去：这会不会也越来越失去我之所以为我的本质？



想出这个计划，以及把她们送出国去的初期，我很兴奋于自己还能维持那种直觉的迸发。但是等May告诉我她们的不快乐，以及种种不顺利的时候，我又不免检讨自己为什么又要犯下太重直觉，不重规划的毛病。

所以，我要谢谢她们帮我印证了：即使是规划得没有很完善，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可以对得起我的直觉。

（她们一起抢着大声回我了一句：“不！不！你规划完整了，我们也来不成了！”）

那天晚上我还要谢谢她们，但没有告诉她们的是：后来我发现了那其实是一家很可爱的餐厅。

那个侍者看我们这些外国佬接受了他的建议，放弃一些不可能习惯的东西，改吃一些他有把握让我们吃得开心的菜之后，后来的笑容极为友善又温暖。

我上洗手间的时候，也发现等餐厅坐满了人之后，轮椅的座位放在门口的附近还是最方便的。

那个餐厅虽然没有巴黎最知名的海鲜拼盘，但是却节省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有了永不会忘记的一番谈话。

我真感谢她们让我在那么疲倦的一天之后，对那个餐厅的印象有了那么戏剧化的转变。

不仅如此。那也是在一个疲累的旅程之后，让我重新有了恢复的生气。

◎ 照原定计划，她们这趟法国之行的最后一程应该是巴黎。

但我在十月下旬回到台北后不久，收到了玫怡一封email，里面说：

旅行实在有点久而有筋疲力尽的感觉，在巴黎待了一个星期，这个昂贵的城市，这个镶着贵族金边花纹的城市实在非我这所剩无几的体力可以应付的。

所以我们又决定返回图卢兹附近的乡下地方，这次将住在种大蒜的小镇，听说全世界只有他们种得出粉红色的大蒜。之前我吃过“星期四市集”好阿伯卖的好吃披萨，也进去过一



个狗跟猫都可以进去的PUB，所以我对那个地方印象非常好，昨天请法国友人帮我预订小镇的住宿，明天就要南下。

每天都有太多感觉反复思考，有时候觉得法国好脏(垃圾满地)，有时候觉得脏得好自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充满人情味，有时候又觉得太过散漫，有时候觉得他们骄傲，有时候觉得这是一种不做作的个性……

每天就在这些反复的感受中找到自己相信的那部分，然后自己定义一个法国！

想睡了，有空再写。

玫怡

隔了两天，我又收到妙如的一封email。她这么说：

我有些高兴选择回南部 这次我们经由 Christopher 的介绍
住到另一个家庭 先生是一位德国人 太太是一位法国人
他们有一位十七岁的女儿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对非常好笑的夫妻我尤其喜欢太太迷糊又热情的个性
我恨不得自己是个男人 娶一位这样的老婆……
我没有后悔回来 原先也怕回来是否感觉会变了

但是至今看来回来是对的 我仍然喜爱南部
也喜欢新的房东一家人 每天都有好笑的事
我觉得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唉
看来要回台北时我又要大哭一场了



再次感谢 我的人生如果没有这一段
也许就像大海失去一块百慕大三角洲？

big hug and kisses, love everyone.

我想回台湾后我要去找我爸爸 也许我什么也说不出口
那就来一个拥抱吧

Love Miao

◎ 后来，她们回来了。

对我个人来说，在那天晚上的那个餐厅之后，这个计划已经结束了。是否要出版，怎么出版等等，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但是毕竟她们有一个要讲给大家听的故事。

我也等着把这个故事听个完整。

她们离开法国南部后一个星期，那里就下雪了。所以，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故事惟一可能的遗憾是：她们踏上火车的时候，没有雪的送行。

我实在很想知道她们会怎么讲雪，画雪。

◎ 那可以是我们下一个旅程的开始吧。



36小时马不停蹄

oui France 1

